

論共产主义劳动

中共广州市委馬克思列宁主义讲师团編

广州文化出版社

論共产主义劳动

中共广州市委馬克思列宁主义讲师团編

广州文化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广州

論共产主义劳动 中共广州市委馬克思列宁主义講師团編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广州永汉北路230号)

广州市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總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5/8 字數30,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5)0.13元

編 者 的 話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根据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結合的原則，透彻地解决了人民公社目前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政策問題，并且为我国建設社会主义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了正确的途徑。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毛主席所說，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們辛勤的劳动。因此，必須強調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要各尽所能，自觉劳动，多做工作，不計报酬，不講条件。这就是編本书的目的。

本书主要是摘录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澤东同志、党中央领导同志及人民日报社論等有关共产主义劳动問題的論述，供讀者学习时参考，材料可能有收集不够完整和安排不够恰当的地方，希指正。

中共广州市委講師团

一九五九年一月

目 录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	1
二、怎样对待共产主义劳动·····	8
三、发挥群众劳动积极性·····	26
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 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31

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

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经过傅立叶论证以后，就象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未未曾有过，也不可能；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象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

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

恩格斯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一个人“在他健康、力气、活动、技巧和熟练程度的正常情况下”，也需要一定分量的劳动，一定分量地停止空闲，这同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根本格格不入的。当然，劳动的分量本身是由外界的情况决定的，即由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种目的而用劳动去克服的种种困难决定的。但是，这种克服困难的做法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其次，这种外在的目的从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种外在的自然必要性，它被看作是个人本身提出来的目的，即自我实现、主观的客观化，因而这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表现也就是劳动，——这一点，亚当·斯密也是没有料想到的。当然，他有一点是正确的：在奴隶、徭役和雇用劳动等等劳动的历史形态中，劳动始终是使人感到厌恶的，始终是一种外来强制的劳动，相反地，不劳动才是“自由和幸福”。这在以下两方面是正确的：一方面，这是一种对抗条件下的劳动；因此，另一方面，这种劳动还没有给自己创造出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使它变成一种能吸引人的劳动，变成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也根本不意味着这种劳动纯粹是一种消遣，纯粹是一种欢乐，不能象傅立叶那样极其幼稚地、按照巴黎轻佻妇女的理解来理解它。其实，自由的劳动，如作曲家的劳动，同时又

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努力。劳动生产的劳动要能获得这种性质，就只有：（1）它具有社会的性质；（2）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它同时又是普遍的劳动，又是人的努力，这种人不是作为经过一定形式训练的自然力，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不表现为纯粹自然的、天然生长的形态，而表现为进行支配全部自然力的活动的主体……

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莫斯科1939年德文版，第504—505頁）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不过是增殖已经积蓄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蓄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頁）

总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这种商品呢？是为了要生活。

可是，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现，即劳动，乃是工人本身

生命活动的表现，是工人本身生命的表现。而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借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他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保证他有可能生存的一种手段。他是为着生活而工作。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说来，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生活。劳动——这是已由他卖给别人的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

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59頁）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该彻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该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译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负，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

（“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頁）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阔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

只有现在才真正使群众有广泛的可能来表现进取心、比赛和大胆倡首精神。赶走了资本家或至少是实行真正工人监督来制裁他的每个工厂，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已夺去其土地的每个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使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能力，可以稍为翻身，可以扬眉吐气，可以觉得自己是人的这种活动场所。千百年来都是替别人劳动，替剥削者做奴役式苦工的人，经过了这样的时光之后，现在才第一次有可能来为自己工作，而且是凭靠一切最新技术和文化的成果来工作。

.....

用自为的劳动，即用在全国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在世界的）巨大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劳动来代替奴役劳动.....

列 宁

（“怎样组织比赛？”），1918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313页）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 宁

（“在农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175页）

我们所谓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现象。

列 宁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253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列 宁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页）

这两句话，两个心思（这里指的是苏州地区的群众都非

常贊成实行粮食供給制，他們說：“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給制，会不会增加懶人？苏州的农民的这两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說明他們不是变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列宁曾說過：共产主义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額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沒有报酬条件的劳动。人們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沒有定額，他們总是做得更多更好。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懶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很沒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懶汉。

（刘少奇同志在江苏視察时的指示，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必須参加劳动的。每个人不但要用脑来劳动，而且要用手来劳动。你們必須在劳动中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用共产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劳动。也就是如列宁所說的，要不計較报酬地劳动，无条件地为社会工作。这是关系到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建立适应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任务的崇高思想的关键性問題，这也是继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之后，过共产主义关的关键性問題。

（“朱德同志在接見中央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1958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

怎样对待共产主义劳动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那些自愿、自觉、联合着的工人所创造出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当一般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增加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是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是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千百万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又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人们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了的时候。

列 宁

（“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57年第5次印刷，第597—598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底物质基础：提

高燃料、鉄、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等的生产。……

另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第一，就是民众文化教育程度底高涨。……第二，就是提高劳动者底紀律，提高工作艺能，提高劳动技巧和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組織，这也是經濟高涨的条件。

列 宁

（“苏維埃政权底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957年第5次印刷，第388頁）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組織是靠棍棒紀律来維持的，当时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抑压而橫遭一小群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是靠飢餓紀律来維持的，当时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內，虽然资产階級文化和资产階級民主有着长足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备遭一小撮資本家掠夺侮辱的雇佣奴隶或貧苦农民。共产主义（其初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則是靠那些既推翻了地主压迫，又推翻了資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底自由自觉紀律来維持的，而且愈往前去，便愈要靠这种紀律来維持。

这种新的紀律既非从空而降，也不是出自善良愿望，而是从大資本主义生产底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并且也只能从这种条件中成长起来。沒有这种物质条件，便不会有这种新紀律。而这种物质条件底代表者或传导人，便是大資本主

义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启发和鍛煉出来的一定历史階級。这个階級就是无产階級。

列 宁

(“伟大的創举”，1919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57年第五次印刷，第590—591頁)

我們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詛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認為劳动只是一种負担，而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給一定报酬的习惯。我們要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灌輸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成他們的习惯，变成他們的生活常规，我們要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实行共产主义紀律，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列 宁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俄文第四版，第103頁)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炭吧！多設法使飢餓工人和閹樓农民所必需的这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炭，不是用投机买卖或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莫斯科、嘉桑鉄路上粗工和鉄路員工一类普通劳动者之自觉、自愿与奋不顾身的英勇工作来获得吧。

.....

模範的生产工作，模範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模範的

关怀和忠诚于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的精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街坊内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所有这些，就是我们刊物以及每个工农组织所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注的事情。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底幼芽，而关注这种幼芽乃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

列 宁

（“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57年第五次印刷，第598—600页）

社会主义只有在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生产品和各种消费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组成人员都过着丰裕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可是，为要达到社会主义底这个目的，并把我們苏维埃社会变成最丰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劳动生产率。不然，就绝对不会有十分丰富的生产品和各种消费品。

斯大林

（“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1935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42页）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实

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們的伟大导师列宁說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話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剝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別人劳动，靠剝削別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別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誠实地劳动，不是为別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剝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

斯大林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223頁）

我国的人不是替剝削者做工，不是替不劳而获者做工生财，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自己这个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维埃社会做工。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在我国有着社会的意义，它是一件光荣体面的事情。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私人个人性质的劳动。你做得多些么，那就让你多赚些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誰也不知道你，而且誰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是替资本家做工么，你是替他們生财么？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佣你，也就是要你去替剝削者生财哩。你不愿意这样干么，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中去苟延残喘吧，而我們是随时都能雇得其他的